



老王的退休生活

□冉光彦

退休工人老王头发秃落，背脊佝偻，身体臃肿，还患上了“三高”。退休后，老王选择回农村生活。

作为从农村走出的城里人，退休工资是老王唯一能炫耀的资本。工资不算高，每月两千多元，在城里勉强够日常开销。

老王双亲早已过世，上面有三个哥哥，住得都不远。进城后逢节日，他回农村一住就是好几天，走时还会带回一些地里的新鲜蔬菜、圈里的鸡鸭和塘里的鱼虾。时间久了，嫂嫂们不乐意了，垮起个脸说：“还是拿工资的退休工人呢！”

三个嫂嫂不高兴，也是有原因的。

当年老王还是小时，“皇帝爱长子，百姓爱么儿”，父母拿出种地攒下的全部家当，为么儿买了城镇户口，让只有初中文化的老王从“野鸡”变“凤凰”，成了城里人。有了城镇户口这张珍贵的“入场券”，又七弯八绕地找了远房亲戚帮忙，老王才得以招工进入了国营工厂。在那个满大街都传唱《咱们工人有力量》的年代，他住进了厂里分配的宿舍，吃上了计划经济的供应粮，加入了骑自行车、穿工作服的上班族行列，在农村人眼里鹤立鸡群，被人嫉妒。

哥嫂们记得，那些年他们拖家带口去城里串门，总会遭到老王和媳妇的嫌弃：“农村人生活习惯不好，身上总有股味儿！”“拿些不值钱的土货，城里啥买不到，弄得满屋脏兮兮的。”

“想当年，老么好神气哟，连衣裳角角都能‘扇’到人！”如今，哥嫂们常撇着嘴，背地里嘀咕。

因此，嫂嫂们的心中有积怨。一缕斜阳照进窗台，给原本阴暗窄

小的房间添了点点光亮。这套两居室，是老王二十年前用下岗买断的那笔钱买的，装修和陈设如今都已破旧，卫生间墙面因长期泡水大面积脱落。老王歪着脑袋，“叭嗒叭嗒”抽着烟说：“目前哪有心思管这些，将就住呗。”儿子谈了女朋友，快五年了，每次说到结婚，话到嘴边又咽回去——家里哪有闲钱给儿子置办婚房呢？

老王心里清楚，这些年他过得并不好。

20世纪90年代末的下岗潮中，老王所在的工厂因长期亏损被迫改制，已过不惑之年的他成了第一批被裁的员工。下岗那天晚上，他拿出一瓶舍不得喝的好酒，一饮而尽——好日子到头了。

多年在保卫科的闲适工作，让老王手不能提、肩不能扛，再加上一无学历、二无技术，再就业变得异常艰难。有些下岗工友摆早餐摊、做蔬菜批发，当起了小摊小贩，可老王吃不了那份苦。他习惯了每天太阳晒屁股才起床、天黑后喝杯小酒再睡觉的日子，他打死都不愿干那些行当。

可妻子每天的埋怨、儿子上学的学费，还有等米下锅的现状，让老王不得不屈服。他决定厚着脸皮托人找事做。原保卫科科长看他家确实困难，给他介绍了一份私营企业看大门的工作。工种没变，但私营企业规矩比原单位多，老王别无选择，只能咬咬牙干下去。

工资微薄，可好歹有班上，还能继续交养老保险，意味着养老有了保障，老王又心安理得起来。

又熬了十来年，好不容易把儿子拉扯大，自己也快到退休年纪，可儿子找工作、结婚等一连串问题接踵而至。

老王的三个哥哥，当年都去了外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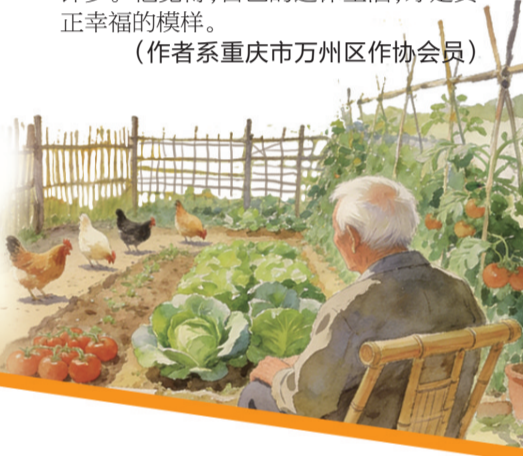
打工。因为能吃苦，老大从建筑工人做起，后来成了包工头；老二、老三当厨师，后来也都开了餐馆。他们的腰包渐渐鼓起来，不仅在城里给子女买了电梯房，还回农村盖起了小洋楼，过上了“田园式”的养老生活。

想到这里，老王心里五味杂陈，酸楚和苦涩涌上心头。再想到儿子结婚买房，以及自己每天一睁眼就要面对的柴米油盐，他顿感压力山大。思前想后，老王和媳妇商量出一个自认为两全其美的办法：搬回农村生活！

老王重新回到了农村，以每月五百元的租金，在哥哥的小洋楼里租下一套房。闲暇时种种菜、养养鱼，隔三岔五还能拿到城里卖些钱——他知道，吃惯了大棚蔬菜和饲料家禽的城里人，青睐这些“土货”。他还凑了点钱，把城里的老房子翻新了一番，作为儿子的婚房，准备年底就让儿子完婚。

如今，老王过上了田园式的养老生活。田间的劳作不仅让他体重减轻，“三高”症状也有了明显改善，心情更愉悦了许多。他觉得，自己的退休生活，才是真正幸福的模样。

(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作协会员)



被惦记的福气

□王小平

今天来的这家饭馆，是儿子从网上找的，说评价不错。我知道，他哪在意什么评价，他是想家了。

三月初离家，如今算来也有两个多月。异国他乡，举目无亲，一个人要应付生活的一切，吃饭怕是常要糊弄的。他自己未必舍得去这样的馆子，却惦记着父母在家吃得好不好，便寻了个由头，说网上评价好，让我们去尝尝，回头他回来也要去吃。

话说得轻巧，像是顺便的提议，可我记得——他是在用这种方式，隔着千山万水，陪我们吃一顿饭。

儿子那边应是凌晨了吧，或许刚忙完一天的事，独自坐在租住的小屋里，四周静悄悄的，忽然就想起了家里的饭桌，想起了父母。于是打开电脑，一家店一家店地翻看，找一处离家近的、评价好的，又怕我们舍不得花钱，索性连餐都订好了。这一连串的动作背后，藏着的一颗想家的心。他不是在做

操心我们的一日三餐。我们老了，却也还能把自己照顾好——他是



在借着这一顿饭，把自己的挂念递过来。

老伴吃着吃着，眼圈就红了，放下筷子悄悄抹泪。我知道，这眼泪里，有感动，更多的是牵挂。以前，是我们牵着儿子的手，怕他跌倒，怕他迷路；如今，儿子飞得那样远，我们的心便也跟着悬到了那么远的地方。他那里是晴是雨？饮食可习惯？工作可顺遂？这些念头，怕是日日夜夜都在她心里翻腾着。此刻，吃着儿子“请”的饭，那份遥远的思念忽然被具象成了舌尖的味道和眼前的热气，便再也忍不住了。

我不好多说什么，只是把碗里的饭扒得格外用力，仿佛要把这份心意稳稳接住、咽下，才对得起儿子的惦记。

我们果真把菜吃得干干净净。这不是贪嘴，是一种回答。好像在说：儿子，你的心意爸妈收到了，我们都好，你在外面也要好好的。

有人说，父母对孩子的爱是向下流淌的，自然而然的，不图回报的。可当孩子长大了，反过来挂念父母的时候，那爱便有了回响。儿子远在万里之外，心里还装着家里的人，还想着爸妈有没有吃顿好的——这份心意，比什么都珍贵。

记不清是哪本书里的话了，

说父母子女一场，便是不断地目送。以前读来只觉伤感，今日却觉得，这“目送”里，未尝没有另一种圆满。他能去他想去的地方，能追逐他的梦想，这不正是我们做父母的，曾期望于他的么？只是这目送的路啊，太远了些，远得让人心里空落落的。可就在这空落里，忽然接到他这样一份心意，那空着的地方，便又被什么东西填满了。

想到这里，我那颗有些落寞的心，便渐渐地被一种暖意包裹了。老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精力也一日不比一日，若能换来孩子的疼惜与挂念，这老，似乎也就不那么可怕了。这疼，不是贪图他能给我们买什么、吃什么，而是那份萦绕于怀的惦记，是那份跨越山水的懂得。有人惦记，便不觉孤单；有人懂得，便不觉老之将至。

儿子想家了，用一顿饭来表达；我们感受到他的挂念，也用好好吃这顿饭来回应。这一来一往之间，便是亲情最朴素的模样。

老了还能被孩子这样惦记着——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福气吧！

(作者系重庆市报告文学学会理事)

一饭之恩

□罗光毅

美德。春秋时期，伍子胥逃亡途中得渔夫一餐救命饭，后以百金相报；韩信少时贫困，接受漂母的饭食，功成名就后以千金相赠。这些故事流传千年，揭示了人性中最珍贵的品质——在他人困厄时伸出援手，在受人恩惠后懂得回报。而今，当“1号餐”“8号套餐”“随心餐”等出现在餐馆告示牌上时，我们看到的正是这种古老美德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延续。

这些提供免费餐食的餐馆老板们，很多也曾是善行的受患者，他们从以前的受助者变为现在的施助者，完成了善良传递的接力——“希望以后你有能力了，可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把爱心传递下去。”这句简单的嘱托，将单向的施舍转化为开放的爱心接力，让善行的爱心

如同水中涟漪般扩散开去。

回望行善者，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这些餐馆老板们的善举，更是传统文化基因的一种现代表达。这些微小的善意如同星星之火，在人们心中播下善良的种子。它们不追求轰动效应，却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社会的道德风气。从这个意义讲，免费餐食的行善者提供的不仅是果腹的食物，更是让受善者确信自己未被世界抛弃的精神慰藉。

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些温暖的故事，当善良传递成为社交媒体的热门话题时，我们有理由相信，古老的“一饭之恩”正在我们身边悄悄焕发着活力。它提醒我们，人与人之间最质朴的关怀，始终是文明最珍贵的底色。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石柱神话(外一首)

□王明凯

他们应该是曾经的恋人
在古老的神话里相爱
被无情的上苍划开了距离
化为万寿山上，两尊巨型石柱
男的挺拔如剑，女的纤腰似柳
他们含情脉脉地对视着
像在等待一个期待已久的热吻

人们说，那是玉帝侄儿擎天
与土家美人施娘的一见钟情
那是巴人的先祖廪君
与盐水女神的窃窃私语
那是得道升仙的巨蟒
与黄莲姑娘的咫尺天涯
那是留恋凡间的嫦娥
与青年猎人兰柱子的生死相许

神话毕竟是神话
风的传诵，只是非遗的注解
即便在登记簿上，贴上了登记照
也是一场，无法完成的婚礼

梁平癞子锣鼓

创始人的绰号叫癞子
那手艺便叫了癞子锣鼓
从明清那边敲过来
在梁平的坝子上安家落户

鼓点像蜻蜓点水
锣声在大田中回荡
钹和镲应声赶来
敲碎涟漪中摇晃的夕阳
他们管这叫十八癞子
老癞子、花癞子、鸳鸯癞子……
在十八般响器的合奏中一气呵成

不敲荣华富贵，不敲才子佳人
只敲扶犁的剪影，插秧的脚步
节日的庆典，和婚丧的表情
用轻重缓急的节奏
稻穗弯腰的喜悦
在田野间汗水未干的脸上
荡漾起，热气腾腾的十八般心跳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原党组书记)

山下偶见(外一首)

□谭华睿

野菊开了一地，那么小，
低着头，又仰起
仿佛在等待一道无声的命令

我独自走过，心无旁骛
却融不进它们的寂静
脚下蚰蚰和鸣
旷野清幽，像
特意为我准备的说辞

阳光邀我停留，今日不行了
我还要到山里去
拜访野鹤与闲云

拔竹罐

需有几点火星焚尽空气，才能排除杂质
才能让内部充满压力

倒扣在眉心上，就能祛除淤堵
和烦恼，汉字里的不介意

竹罐附上去，你就感到山体的摇晃
和人生的起伏，有微微的相似

头上那轮红日，就是你的本相
借用苦痛，赞誉世间好竹和峰群
(作者系重庆文学院创作员)